

窥视与想象

一个街角少年的隐秘花园

□曹一果



王啸峰确实有一种要摆脱地方书写陈旧套路的努力,另一方面,王啸峰恰恰又在“去地方化”的城市书写中将故事再次置入一个非常江南化的地方语境中。

王啸峰



王啸峰的小说充满迷人的“鬼气”,其叙述方式、叙事结构、叙事节奏,都带有一种阴翳的美学。

王啸峰的《隐秘花园》出版后,引起不少评论家的关注,汪政称王啸峰的作品带有一种“阴翳的美学”:“而王啸峰通过寻找,给我们带来了他的苏州。在许多相近的词语群落中,我最终选定了幽暗或神秘,悬疑也罢,灵异也罢,不可知也罢,以及对它们的寻找也罢,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阴影之中的……”并且他认为王啸峰小说“阴翳美学”的起源,是苏州城市的巨变,让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城市蒙上了一层阴翳之气:“苏州早已迈入现代化的行列,但是再大的城市改造都无法彻底拆除那些不知建于何时的弄堂,它们承载着多少秘密?既或旧屋拆除,那些记忆中的老地名依然顽强地留住了历史,如同符号一样,指涉着城市隐密的岁月。所以不一定是人物,也不一定是故事,叙述可以止于时间,也可以止于空间,它们可以经营出一个城市的性格和它给予我们的感受。”

“老地名”确实顽固地留住了城市的历史,或者说这些老地名本身就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符号,承载着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和集体记忆。不过,“老地名”固然还在,历史仿佛也只是在昨天刚刚发生,但是在王啸峰的小说中,“历史”转瞬之间已经化为“新都市传说”,这些“新都市传说”在不同人以不同方式的传播与叙述、虚构和想象中,早已真假难辨、虚实不清。例如关于“蓝衣人的传说”,关于隐秘花园中唱戏女子的故事,这些或许本来是真实的历史,但在世代相传和各种各样的叙述中却渐渐远离了历史事实而变得扑朔迷离。当然,“新都市传说”也从另一个层面更深刻地反映着历史本身。无论故事的形式是多么新颖别致、曲折传奇甚至变形夸张,所有的微观故事仍然关联着某一段跌宕起伏的宏大历史。

苏州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都市传说的地方,众多的河流、幽暗的街道和深宅大院,这些地方容易让人浮想联

翩。苏州的小说家们,无论是苏童,还是范小青,自然也都是讲述故事的高手。王啸峰想必从小到大听过了太多,《隐秘花园》基本上都执著于那未知的神秘世界。“新都市传说”的生产和传播并无固定的线路、轨迹,在苏州这样一个充满阴翳之气的城市里,它们随时随地被生产、传播和消费,“夜饭桌上,二舅的筷子最快。他说话也快,店里是流言集散地,吃晚饭他就贩卖,外公、外婆和我根本插不上嘴”。“老街有好多横巷,只有铁线弄是死弄堂,到底,是一小方场地,双井还是一个小型社交场所,人们在井边淘米、洗衣服,在厕所后的河里洗马桶。”家庭的饭桌上、街角的小店里、公共厕所间或河道上以及幽静的小巷里,鬼魅之气弥漫,不断有新的都市传说被生产、制造出来,然后再经由各种渠道在这个城市里四处传播,真真假假,虚实难辨。

阴翳的笔调、幽暗的气息让许多人在读王啸峰小说时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有些女性读者更是直言,在深更半夜里是不敢读《隐秘花园》《井底之蓝》《角色》等小说的。“一年前,红衣女子在廊上行,开始我肯定自己是遇见鬼了,想大声呼叫,但是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连呼吸都要用嘴。红衣女子突然回身面对我。我鼻全开,却没有进出一丝气息,就这样静止了几十秒。她缓缓转身,渐渐消失在曲廊尽头。”“眼光在台面上扫描。跳过我不懂的化妆品,我看到了越南香水。拔开塞子,气味亲切温暖,与小毛的话也对应起来。一叠衣服整齐摆放,我把旗袍一件一件轻轻摊开来。顿时,一个接一个许阿婆向我从容踱来。当中夹杂着几件宽松服装,都是各式红色。衣服边上是一只完美头套,没有夹杂一根白发。我闭上眼,感受她经历风霜更有气质的魅力。睁开眼,仍然不能彻底摆脱鬼魅阴影。”小说故事的场景其实很普通,但在深更半夜阅读,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顿生。那些喜欢读恐怖小说的人在王啸峰小说里能够找到一种阅读的快乐,因为这里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

恐怖和充满悬疑的场景。这是王啸峰小说的魅力所在,他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将苏州城市里那些陈年的“都市传说”讲得亦真亦幻。

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王啸峰的多是以一个“街角少年”的视角切入。小说的主人公“我”基本上是苏州城西一个未长大的“街角少年”,整天和二舅、东东等人无所事事地在破落古旧的老街巷里穿梭游荡。他像极了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人”,怀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四处“窥探”,想探究这个城市的内部秘密:“虽然身子已经攀上隔墙,可除了恐惧,窥探究竟的欲望骚动不已。骑在隔墙上,我朝月洞门扫了一眼,什么都没变、没动。一定是‘心动’。霎时,我轻松了不少。”“眼前是一个四方客厅,整齐摆放两套中式家具。靠左手是餐桌椅,靠右是交椅茶几,看上去有点像红木家具,但我不敢确认。”“拥有美丽眼睛的女孩妈妈相片已经挂在墙上了,相片里,她正对着我们微笑。我顿时觉得身体里的一根筋被抽掉了,任何东西都变得软软的。”“那是一个多进老宅院。四周静默,第一进院子里一株腊梅吐露芬芳。厅堂被几家分割成厨房,都是冷灶、冷锅,无人无息。穿过天井,来到第二进,风有点起来了,堂屋口挡风帘‘啪啦啪啦’直响。一缸红荷被丢弃在屋檐下,枯萎枝条铁线股挣扎向上,却又折伏下垂。掀开帘布,眼睛一下子适应了,一片黑暗。‘有人吗?’我连叫了三声。打开手机,找见一些普通的八仙桌、椅子、碗橱和煤炉。藤椅发出‘咯吱’声音的时候,我正准备往第三进走去。接着,一声‘没人啊’,把我手里的电筒吓落。”

叙事迷宫与“当代小说”的意蕴

——读黄孝阳《众生:迷宫》 □郑润良

先锋派的式微代表了文学形式追求的末路还是因为当时先锋派自身的理论资源、写作动力的自我匮乏呢?作为受到先锋派潜在影响的“70后”作家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取向。现在看来,大部分“70后”作家都选择了在文本形式上更为贴近普通读者的路径,而黄孝阳、李浩等人则继续开拓当代文学新的路径。黄孝阳以他的众生系列作品表明了他对先锋文学的忠诚。

《众生:迷宫》是“70后”作家黄孝阳的长篇新作,也是他的“众生”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作为被评论界视为赓续先锋文学的现代精神的一位实力派作家,黄孝阳的每一部新作都能重新引发我们对先锋文学的思考。自20世纪80年代马原的“叙述圈套”风行一时之后,先锋派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整体性的转向,原有的对文学形式的探求冲动不再,先锋派也日渐分离析。那么,先锋派的式微代表了文学形式追求的末路还是因为当时先锋派自身的理论资源、写作动力的自我匮乏呢?作为受到先锋派潜在影响的“70后”作家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取向。现在看来,大部分“70后”作家都选择了在文本形式上更为贴近普通读者的路径,而黄孝阳、李浩等人则继续开拓当代文学新的路径。黄孝阳以他的众生系列作品表明了他对先锋文学的忠诚。

从提出“量子文学观”到“当代小说”,黄孝阳一直在摸索和探求一种有别于主流小说模式的小说样式。他的

理由有很多,归结为一句话:一个时代当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上个世纪60年代有着质的不同,人与人的连接方式,人理解世界的视角与出发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人从静止转向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现实何曾枯竭?反而日趋复杂,越来越具有多重维度。文学又怎么可能枯竭?只能说作家们的经验与知识储备跟不上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一个开启新的千年文学备忘录的今天。他们还无法理解,或者说是相信这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如是而已。我越来越喜欢那些脑洞大开的作品,不仅是诗歌和小说,还有电影,比如《云图》《黑镜》。”也因此,黄孝阳开始执著于写出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主流作品大不相同的作品,写出令人脑洞大开的作品。他的《众生:设计师》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众生:设计师》通过多重的套盒式结构,结合现实的悲情故事与拟科幻的“异世界”故事,将过去、当下、未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巧妙缝合起来。小说家弋舟高度评价此作:“黄孝阳在这样一个有

限的篇幅里,竟然真的写出了某种物理性的、浩瀚的美……他要跟得上时代的经验与知识储备,从形式上拓宽我们的写作路径。”《众生:迷宫》则以更完美的文本设计冲击读者的审美视线。

在《众生:设计师》的结尾,黄孝阳揭示了叙述者的身份,“我叫元庆,十八岁,我生下来是一个中国人,便永远是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在遥远的将来,你们会听到许多关于我的故事,就像一群渴了很久的人,听见水的消息。”《众生:迷宫》因此也可以视为“元庆”的系列故事,只是到了这部作品里,“元庆”由一个18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刚出世的怪婴,“一个生而知之的人。是有限与无限之间那块模糊的灰色地带。”当他出生时,父亲已亡故。为了寻找父亲亡故之谜,他进入了语词与现实的迷宫,在青色小鱼的指引下穿越123个故事的丛林。但直到小说结尾,我们才知道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这个具有全知全能的特异功能的怪婴,只是父亲“元贞”对未来儿子的臆想,“我叫元贞。我也叫元庆。我是我



于午夜时刻,在梦境深处建构的一个人格,一次奇遇,一堆碎片……所有的现实,一触即碎。我又看见了那123个词语。”那么,这123个词语和故事又从



黄孝阳

何而来呢?“《众生:迷宫》最早的构思,是在78张塔罗牌的基础上,再引入中国的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的概念,把东西方的神秘学整合在一个文本里,通过123个词语及其可能蕴含的故事,绘出诸多花色不一的牌面,构建起‘123’这个数。”从形式上看,这部长篇是由一部中篇(关于怪婴的寻父之旅)与123个超短篇小说组合而成,这123个词语及故事可以按顺序阅读,也可以选择任意一个词语直接进入,就像一个叙述的万花筒,每次进入的路径不同,得到的景观也不一样。123个词语,可以任意组合,编织成包含世情、悬疑、科幻等元素的小说。这是一种取消景深的“后现代”文本景观,是一次奇思妙想的文学旅行。

当然,正如《众生:设计师》《众生:迷宫》对显性叙述者“中国人”的身份认定所暗示的,黄孝阳对小说形式的极致追求,对“当代小说”的追求,并没有脱离现实的土壤。《众生:迷宫》游走于科幻与历史、现实与梦境之间,并没有放弃它的人文关切。小说中瘦男人、青年民工、姥爷的故事等都折射了这个时代底层人群存在的真实面影,只不过这种叙述不再以完整、线性的方式呈现,黄孝阳宁可在此叙述与想象的狂欢中偶尔让我们窥见时代的一角峥嵘。当然,黄孝阳的叙述野心远不止于此,正如莫言所言,“黄孝阳试图用小说包罗万象,妙语丛生,佳句联翩,想象力惊人。”黄孝阳不缺乏才华,也不缺乏思想,更可贵的是他对叙事艺术的执著与较真,这样的作家无疑是令人敬重也令人期待的。(作者单位:广州指挥学院)